



与祖厉河相伴

□ 马旭明

会宁县志里这样解读祖厉河：“祖厉河为会宁县境内的最大河流，纵贯南北，于靖远县城西注入黄河。”

我从小与河流结缘。上小学时，每天都要经过家门前的这条小河；上初中时，足迹遍布土门峡河；读高中时，周末常选的外出目的地是祖厉河；在金城读书时黄河从身边流过……参加工作后，我又回到了祖厉河畔。

沿着祖厉河逆流而上，我迈开了探寻一条河流的步子。

在会宁县城，祖河和厉河就像两个从远路上来的老亲戚，一见面，就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。在祖、厉两河的交汇地，流水的声响，让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行走的脚步。如今，黄河上游一级支流祖厉河治理工程，让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
河道治理是依据水流的方向，先定河宽，后打河底，再起堤岸，接着立护栏，之后放护坡，护坡顶上再立护栏，然后才延展平缓的河滩。那护坡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块，里面栽种了各式各样的花草，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总要老早地长出一坡绿来，聆听一河清冽的流水说话。

顺着祖河逆流而上，我就见到了河流最初的模样。一会儿凝成一股，一会儿流开一片。是水，总有来处。对祖河而言，那就是泛水泉，它们正齐心协力汨汨地往外冒水。由是，众泉才相聚成溪，众溪始流成河。脚底下，不时冒出来的酸刺、红柳、碱菠菜、灰蓬、冰草、小榆树、骆驼蓬、芨芨草，一个个极力向我推荐着自己。

继续前行。河道开阔起来了，两岸的河堤崖面上全是自然水流冲刷的痕迹。河流常常在流淌的弯曲中找到方向。

什么是一条河流该有的样子？是弯曲，是流淌。是向宽处去，是向低处行。你不看那河水，哪里最低就往哪里去。在两岸杂草丛生的低洼处，有肉眼刚能看见、隐藏着极其微小的细流，从土层上冒出来。从一滴一点开始，从一处潮湿开始，从地势低处开始。

我沿着冰面继续前行，却见春风携来的温暖正在将冰一点点消融。那晶莹剔透的冰花，经阳光的温暖雕琢，形成各式各样的形状，皆在水面浮动。那冰下的流水经过残冰的底部，轻轻地将其冲刷，一点一点地消融。

我无数次从桥上走过，看过桥下的风景，想过桥上的人。桥是岸与岸抵达的代名词。在会宁干部学院临河处，祖厉河和西巩驿河在这里实现交汇。目前，这片湿地拥有的元素：芦苇、红柳已然天成，长廊、河堤正在建设，见过的、没见过的各种水鸟，或七八只，或三五成群，一个个或啄理羽毛，或追逐戏水，或谈情说爱，或寻觅食物。

对于一条河流而言，流淌才是生命的本色，生活的日常。蜿蜒曲折的小溪，流过村庄，流过田野；奔腾不息的小河，冲出山谷，冲出沟壑。无论其清澈还是浑浊，抵达远方，要的就是奔腾不已，常流常新。

护坡上种植的花草以柠条、苜蓿、红柳为主，那柠条，满身金黄的花儿，开得正艳，开得正浓。成群的蜜蜂，成群的声响，成群地飞舞，成群地忙碌。

天刚下过透雨，空气里弥漫着潮湿和清新。百草最知春雨意，一众芽儿往上升。我边走边拍，边拍边想。

抬头间，眼前的河流开始有了大弯曲。河流一旦有了弯曲，诗意就多了，包容就多了，哲思也就多了。桥下面，两只鸭子一会儿将头伸入水中，一会儿将翅膀甩于水面，一会儿自顾自地翩翩起舞，一会儿相互追逐嬉戏，惹得周边的各种小鸟，一个劲儿在岸边着急地徘徊着，盘算着。它们大概不知道，自己脚下尚还湿润的土地上，刚好留下了它们密密麻麻却毫无规则地脚印。

石头是河流停泊的港湾。有石，河流就更加生动，水流就更加活泛。当然，河流的奔腾，更离不开沙，有沙，河就活了，水就清了。石是时光的流水聚起来的沙。

如今的祖厉河，已经能迈着欢快的步伐，从高处到低处，从远处到近处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一路流淌，一路浸润，一路汇集，汇集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

祖厉河在每一个流经地留下了故事。河与桥、河与城、河与堡、河与库、河与坝、河与山，乃至河与人，都是它的关联体。

祁连山脚下南县的裕固族同胞有着饮用砖茶的传统。记得1998年，在一家商店，我与一位年近六旬的营业员聊起他经营的砖茶。他说自己生活中一日三餐必喝茶，无论清茶、奶茶，还是酥油炒面茶，都用砖茶熬成。

2017年7月，正是草原最美好的季节，在离合作市不远的牧民定居点，我们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民居坐落在草原的边缘。走进一户牧民家，



有谚云：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足见“茶”对老百姓生活的重要。而对于常年生活在西北草原山地上的农牧民来说，“茶”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，所谓“宁可三日无粮，不可一日无茶”，而这个茶就是砖茶。

在广袤的西北地区，当你安身于牧民毡房，或盘坐在农家炕头，不管在哪里，总有香茶溢满着你。主人拿一块砖茶，或置于锅中煮，或放在罐中熬，或搁在杯中泡；茶色或金黄，或酒红，或褐红；茶汤或为奶茶，或为油茶，或为清茶；茶味或甜润醇香，或浓醇涩苦，那茶水总以浓郁的味道让你品味到主人的盛情，消解你的旅途劳累。而对于长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，砖茶确是须臾不可缺的，也丰盈了他们的生活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因一个偶然而又必然的机会，我与砖茶结缘，从此，砖茶竟成为我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知道了砖茶对西北地区百姓生活的重要，也知道了一块砖茶里蕴藏着丰富而跌宕不凡的历史风云，见证着百姓生活的沧桑变化。

西北草原山地上，以砖茶为主的黑茶被当地群众称为“生命之茶”。因为草原民族对饮茶的生活需求和中原王朝对战马的军事需要，到唐代时，茶马交易逐渐形成规则。宋明清时期的甘肃，因地处中原王朝和西北草原民族的衔接地带，遂成为茶马交易的主要地区。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《茶马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秦晋有茶贾，楚蜀多茶旗。金城洮河间，行引正参差……黑茶一何美，羌马一何殊。”那是多么繁华热闹的茶马互市景象。

祁连山脚下南县的裕固族同胞有着饮用砖茶的传统。记得1998年，在一家商店，我与一位年近六旬的营业员聊起他经营的砖茶。他说自己生活中一日三餐必喝茶，无论清茶、奶茶，还是酥油炒面茶，都用砖茶熬成。

2017年7月，正是草原最美好的季节，在离合作市不远的牧民定居点，我们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民居坐落在草原的边缘。走进一户牧民家，

砖茶里的时光韵味

□ 张爱农



是一座木质小楼，雕花的窗户，彩绘的廊檐，摆着铜壶、彩色瓷碗、瓷杯等喝茶用具的玻璃壁橱，木质雕花的茶几上摆满葡萄、香蕉、苹果等水果。主人热情地端上浓香的奶茶，让我们品尝当地美食。

说起喝茶，他拿出一块茯砖茶说，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以前喝的主要是价格便宜的“方包茶”，现在喝的是品质优良的茯砖茶，味道醇厚口感好。从2020年开始，随着“健康饮茶”“送茶入户”项目的实施，更多的优质砖茶被送入千家万户。

现在，品质优良的砖茶也被更多的城里人所认知，成为健康时尚饮品。由于砖茶越陈越香的特点，好茶者将其收藏，慢慢品味老砖茶里蕴藏的时光韵味和情感幽思。

文学梦想的栖息地

□ 胡卫东

心中的文学芳草是“百花”，百花绽放前，不就是绿芽嘛！

1984年，我退伍回乡，破季订阅了《飞天》《小说选刊》等文学杂志。当然，更少不了《甘肃日报》。同年12月，我进入乡镇工作，乡上订了好几份《甘肃日报》，我读报更方便了。工作之余，我坚持写作，有新闻稿件，也有文学作品。当每一封稿件交到乡邮员手中的那一刻起，一种美好的期待就伴随我奔走在乡间的沟沟坎坎。

1987年11月，我的一篇几百字的新闻稿被《甘肃日报》头版采用。这篇新闻稿提振了我的信心，往后的时光里，写稿、投稿成为我最开心的事情。

但啥时候能圆“百花”梦呢？我写了许多稿件满怀信心投出去，虽没有被采用，但我的努力并未间断。

2001年3月，第一篇散文习作《收音机的故事》在甘报的“百姓记事”栏目发表。那是我投给“百花”副刊的，这个副刊文学性很强，是彼时我文学梦想的栖息地。2014年秋天，我的散文《寻幽官鹅沟》如愿发表在《甘肃日报》“百花”版。

多年的“百花”梦终于实现了！当时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。我把它剪下来，收藏在我的习作剪贴本里。不久，我的又一篇散文《烟雨雷古山》再次跻身“百花”园。今年2月，我的《官鹅沟冰瀑》第三次被“百花”副刊选用。近几年来，我还在《甘肃日报》发表摄影作品数十幅。

夏日的早晨，温暖的阳光透过临街的窗户落在书桌上。我翻阅着手头6本收藏多年的习作发表剪贴本，一下子勾起了年少时的文学梦。

因为热爱，所以执着！和《甘肃日报》的这一段情缘，是我生命中美好、珍贵的记忆……

我在河西等你

□ 翼华

我在河西的任何标志物前等你
敞开宽阔的胸怀，和祁连山绵延的雪峰
为你铺筑河西的豁亮
在你穿过乌鞘岭隧道之后
每片绿洲都是美丽温柔的姑娘
有夏天的热情和雪水的清凉
你可重温爱情的故事
戈壁的风让你沉迷
沙枣花裹着酒香
比夜晚的月光还要醉人
你可在古城的街口停留
抚摸祖先的遗迹
你会看到羊群像云朵飘浮
一匹昂着脖子的骆驼
在戈壁敲响驼铃
你的心灵不会感到寂寞
我会在每朵绿洲的花蕊上
为你留下蜜的忆想
月牙泉水洗濯你的疲惫
莫高窟的伎乐飞天
为你起舞，你的灵魂
尽可靠近梦中期盼的世界
我在玉门关前
为你举起一束红柳花

在陇西

□ 周卫宏

在陇西，你必须是一味中草药，或者是当归，或者是党参，可以是地骨皮，也可以是甘草。途经染一身药香，停留做一回药引。在陇西，金木水火土，青黄赤白黑，随便什么都可入药。来过就算黄芪，再会便是柴胡。屋檐下挂的，院子里堆的，场坝上晾晒的，不是中草药就是中草药。孩子的乳名是一味药，大人的绰号也是一味药。风声是药，水音是药，草色是药，花形是药，鸟语是药，虫鸣是药。写下的陇西两个字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一笔一画，横竖撇捺，都像药。



百花

第 3259 期

张掖七彩丹霞

〔油画〕

杨诚作

两当流韵

□ 杨艳辉

天气晴朗，清风徐徐，我走在广香河畔，看一树一树的樱花怒放，听游人谈笑风生。那些花儿，浅浅的粉，素素的白，成团成簇，层层叠叠，密密匝匝，大有世间万物不可媲美之势。三五成群的女子，身着华服，手握团扇，巧笑嫣然地从树下经过，像是要去奔赴一场盛会。犹记起正是农历的三月三。再看，天、地、人、花儿，已被拉进时光深处。

那时，每逢三月三，男男女女结伴出游，在缓缓流淌的湫水和洧水旁对诗吟唱，村话戏谑。唱着，说着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人们惟有击鼓其镗，亦歌亦舞，亦吟亦狂，方不辜负上天赐予的吉日与美景。

一天的欢腾落幕，生活归于安静。纵然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”，也是“虽则如云，匪我思存。缟衣綈巾，聊乐我员”。守仁守义，有礼有节，周礼如是说。人世山高路远，但万物各有其序，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日出有盼，日落有念，方为欢喜平常，自在光阴。

文人雅士敬畏山水，遵循节气，尊重传统节日，三月三是尤为盛大的存在。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，因“临水而祭，被除不祥”的修禊之事诞生，并流传千古，琅琊人王羲之获“书圣”之美誉，成为无数书家的心之所向，而“曲水流觞”又不知撩动了多少人的梦境。此时，我身侧就是波光粼粼的广香河，无“曲”水亦静，但这是大秦岭滋养下的无数条河之一，它扭着腰肢，顺山势流经紧凑的山中小城两当，再一路向南入嘉陵江。追溯从前，从前的从前，谁敢说这条河上没有发生过“流水泛酒”的活动呢？想起南北朝名叫杨广香的阴平公，他知百姓之所想，为百姓谋所望，深得民心，世人念其政绩，将驻地两当城内的这条河称为“广香河”。

小城虽小，却位居通关中、下四川、上秦州的要塞之地，取名“两当”。得秦岭余脉长年庇护，此地山藏麓，水秀秀，四季温酒，物阜民丰，稼穡蓬勃。有古之典雅，今之时尚；有史之遗韵，人之灵气，乃居住、养人的妙地儿。文人墨客曾为这片土地增温添色；厚土沃野，纵然山高路远，书圣后人也涉足，散居于此，后又有《王羲之族谱》和家书迢迢送达，代代相传，保存至今，成为一方瑰宝。

一树花开，一种美食，一地民俗，一方山水，都能点燃一场盛会。犹如静水流深，热闹之下，是地方文化的流淌和延续，是忙碌生活中的闲情和期待。听，广场上的音乐已奏响，提起裙摆的女子，神采飞扬，而歌、而舞。喜庆溢满大街小巷，人们笑靥如花，山川苍翠生烟，广香河里的水也升了温，一缕缕热气氤氲而上。